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十一 補

雜文

原道

本傳云愈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以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蹈襲前人者然至推愈爲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李詩話洪駒父云古人文章必謹布置如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雖謂之變體[illegible]也譬如山林園圃自有首尾前後原[illegible]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矣其立仁義也豈不既大矣乎叙異端之汨正道又歷數古

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以治天下如此佛老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如彼反後皆數疊而後結之以治天下中庸之道言堯舜夏禹相傳之仁義非吾胥聽之論也若堯典自稽古帝堯至格于上下則堯之大略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言脩身以及天下也於是命羲和言天事若采若時登庸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三才之道既備則繼之以發位焉然則自上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講學之士何可不知也備註原道解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所作五原師說等十數篇史氏謂其與衍宏深與軻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誠哉是言也蘇內翰常謂六一云論大道似韓愈又曰自孟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間曰孟子醇乎醇荀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獨子寺與張芸叟皆謂不然子由曰自佛入中國

與夫子之教並行末俗因書其敝至有立浮屠作道場廣精舍迎佛骨末習之敝然也以吾夫子之教後世猶有飾六經以文姦言況彼方外之教哉愈徒見末俗之逆而併斥之過矣蓋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樂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指道德爲虛位斥佛老與楊墨同科豈爲知道德工於爲文者也芸叟作韓愈上下篇亦謂愈爲文士道則未聞也曰昔張籍嘗諷愈排釋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籍激而作之也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原道曰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又曰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其曰合而言之矣豈復有虛位定名之辨哉又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夫道安可火而佛老邪所以或熾或炎迭盛迭衰者皆教也原性曰性之品三而所以爲性者五曰

仁義禮智信也情之品三而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慾也愈之意其以醇者爲性雜者爲情然君子秉仁義而無惡慾是無情者也嬰兒生能啼笑知飢乳是無性者也原毀曰責巳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其言責巳則思欲爲舜周公待人則一藝一善足矣中庸曰君子之道夫婦可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孔子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吾安敢以一藝一善期天下之人哉又其原人曰日月麗于天百穀草木麗于土主天地可矣至於禽獸各自聚散飛走以從性豈頋人爲之主哉凡此皆詭辯不經抵梧於聖人者也子由所去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所言蓋少作也今其畫墁蓋刪之矣學者其審之

愽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性

也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

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易載孔子之言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原道之作蓋本乎立人之意故道有君子有小

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

見者小也史記老子楚苦縣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見周之衰遂云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其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坐井而觀天

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

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

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

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一有者字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一有者也王雱曰楊子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亦然則韓子謂老子之言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何也曰楊子取其道德之本韓子取其道德之用若乃用者所謂仁義禮樂者也楊識其本韓識其用一矣周道衰孔子没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火于秦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黄一無黄字老于漢前漢藝文志道家者流黄帝四經四篇黄帝銘六篇黄帝君臣一篇雜黄帝五十八篇註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竇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竇后景帝之

毋孝惠元年曹參爲齊相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諸老先生問所以安百姓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旣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室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東晉孝武帝宋明帝齊世祖梁武帝魏太武隋文帝皆崇奉佛法）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謂周衰之時前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後列子注云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然按陸德明楊戎字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不入于墨則入于老（謂秦漢之間）不入于老則入于佛（謂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

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家語孔子常問禮於老聃）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士農工商爲四民此篇凡稱古者皆指帝王之世）今之爲民者六（加以佛老）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盗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墜也）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勧（與倦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莊子注云符者分而爲兩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

契也璽者王者之王摇之以攝君天下也前漢志十斗爲斛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師古日錘者稱之權也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此莊子胠篋篇之說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其食也一無其字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農出粟米麻絲工作器皿商賈通貨財皿音眉求切說文飯食之用器也象形君者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

君臣不能一本無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一有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清淨寂滅謂佛老之害前漢藝文志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其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按景德傳燈錄佛家以灭化為寂滅一曰滅度一曰告寂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

殊其所以爲聖一也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之一作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禮記大學之文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

其天常法言曰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註云天常五常也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周衰道喪夷狄之君反爭盟於中國晉鄭中國之侯伯反從夷狄之亂則中國之人幾何而不為夷也春秋安得不為之作而救之哉故孔子進吳楚黜滕杞狄晉鄭疾亂之甚者也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論語孔子之言亡無也傷時諸夏之亡君曰夷狄猶不如是爾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頌閟宮之詩文鄭云膺當懲艾也僖公與齊威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群舒天下無敢禦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禮記檀弓篇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公之句法蓋

本乎此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教一作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哀郊焉而天神假至也音格廟焉而人鬼饗曰

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東坡云韓愈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覩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楊雄言老子謂之道德有取焉爾至於提提仁義絕滅禮學爲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爲教時反本之言爲無取尚可怨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理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楊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

去遠矣

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王荆公云禮樂之壞聖人所深惜老聃莊周何其不仁也不悉取之百家焚燒之則神何由降明何由出韓愈所謂不塞不流者善言也歐陽公本論云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豈必火其書廬其居哉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

卅之孝者欲知孔道

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當讀孟軻之書欲知軻者當究韓愈之論苟不讀韓非惟不知道又且下筆泛濫觀其言曰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若舉而論之當

繫之彐孟軻傳之韓愈善乎老蘇上歐陽之言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言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歐陽子之文也然則文之所載道之所傳也後之善論韓子若當自歐陽子始東坡常尊之以謂大道似韓愈决有言哉

原性

補註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子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皇甫持正杜牧之皆唐之聞人而李皇甫則從公游者也習之置孟荀楊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歐陽公曰此中庸之義跖亦智者議其性當復中庸還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持正作孟荀言性論大抵皆祖公之意而終之曰孟子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斷勉之矣荀

言人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若斯遠矣書日惟人最靈記日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後動則孟子之言合經爲多故之作三子言性辨其略以謂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情出於性者也七情中愛惡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荀言人性惡比二子荀得多矣至王荆公號爲道德性命之學其作原性則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行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謂之性此愚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愚所以異於孟荀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天不仁必也忿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性善而人皆果無之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又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人之性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土有埴之性也爲在其爲僞也楊之言似矣猶未离乎

以習而言性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信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

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
曰欲（禮記禮運之文）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取其（一作於）
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
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
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
善（滕文公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
惡（論性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待檃栝然後直鈍金必待礱厲然後利今之性惡必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
惡混（修身篇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夫始善
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

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

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後昭公十四年邢侯殺叔魚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也

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初晉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一名楊食我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是年夏六月晉殺祁盈及食我遂滅羊舌氏亦見晉語

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

左傳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

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越爲令尹楚子遂滅若敖氏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后稷帝嚳之子其母有邰氏曰姜原出見巨跡踐而身動居期而生生民詩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又曰誕實匍匐克岐克嶷鄭云岐岐然意有所知嶷嶷然有所別識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國語晉胥臣之言註云體不變故不憂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皆不肖文王之管蔡管叔鮮蔡叔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尊王室管蔡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誅武庚以作亂周公承成王命殷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習非不善也而卒

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舜父瞽叟禹父鯀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所謂不移也論語載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曰今之言性情一無情字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傍註 公之責己待人論則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也責己則欲爲舜欲爲周公蓋顏淵公明儀所言是也待人則一善一藝而足則春譽人有技若己有之是也怠與忌則冒疾以惡人之有技者是矣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孟子曰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

公者責於己一本無責於己三字有而爲之大聖人也字曰彼人也
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
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
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
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己者
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
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
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
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
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

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無一

（則不然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内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以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

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

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

原人

【疏語】自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以下至篤近而舉遠堯舜三代之主所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鳥獸魚鼈咸若用此道也或曰聖人一視同仁不幾於墨子舜命九官以蠻夷猾夏命皐陶作士至晝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命益作朕虞終之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所以戒勑之者一也豈謂其掌禽獸夷狄而別異之乎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

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補註 公讀墨子曰儒譏墨明鬼而孔子云云公於是作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鬼無氣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人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

物渉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有憑
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若凶皆民之為之也其既
也又反乎其常此與神降于莘虢其德同意曰何謂物曰
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
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
聲一無不能無形與聲者七字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
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
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
是時也作原鬼

行難

（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以名篇）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吳郡人見第四卷）何如曰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而非非身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常往間（往伺其間隙一作問）客席坐定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某誄之（禮記檀弓篇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鄭云誄累也累其功德以為謚）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誄之（一作也）非過（一作罪）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誄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誄而任

之耶先生曰否吾惡烏路切其初不然任與誅也

何尤尤甚也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

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敬子管仲也事見禮記雜記下趙

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文子晉國卿名武趙朔之子鄭

云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管鑰也庫物所藏事見禮記檀弓

下夫惡音烏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

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

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焉而可謂今之天

下無其人耶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

曰聖人之不世出賢人之不時出千百歲之間

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説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没其少者乎（一作其細者邪）先生曰固然吾敢求於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也邪（充猶稱也）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且微其後用也必粗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

不如以孟軻好辯故也

對禹問

補註 孟子之説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不肖故堯禪舜舜禪禹禹之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史記徐廣曰舜二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慮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

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人也不數色角切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禍一作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

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萬章問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以爲不然故對之以此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雜說四首

龍之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而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

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易乾卦孔子之言龍以龍君雲以喻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

作一作偕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史記徐廣曰夏從禹至桀十七君九十四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秦始皇并六國有天下一至子胡亥遷亡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也故胡亥稱二世皇帝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一作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扶與之持一作天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計善醫者為之履卦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注云禍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

故可視覆而考詳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鸖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人一無人字者其首有若牛者帝王世紀神農氏姜姓也人身牛首有聖德教天下種穀故號神農氏其形有若蛇者太昊包犧氏風姓也蛇身人首有聖德女媧氏亦然是爲女皇也其喙有若鳥者白虎通曰皐陶鳥喙是謂至誠其貌有若蒙倛者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倛揚倞注云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韓侍郎去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倛倛音欺韓侍郎正謂公也今考公集有此語倞注荀子以大理評事元和十三年十二月爲文序公時在潮州爲刑部侍郎此語豈誤

授於公邪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卬有平脅曼膚曼美也楚辭天問云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蓋謂紂也顏如渥丹美而很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王逸注楚辭伯樂姓孫名陽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爲名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然後有千里馬漢武紀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髆出如血号一日千里馬援云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

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一有人字）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之食馬者（食去聲下食之同）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策馬箠也）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也邪其真不識（一作知）馬邪

讀荀子

（前漢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註云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顏師古

曰本曰荀爲避宣帝諱故曰孫【補註】荀子非十二子以子弓注仲尼以性爲惡以禮爲僞豈非公之所欲削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矣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註見上原道篇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

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有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宋景文公筆記云韓退之稱孟軻曰醇乎醇者也至荀况楊雄大醇而小疵余謂未之盡孟之學也雖醇於用綴荀雖疵於用切楊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

讀鶡冠子

前漢藝文志道家流有鶡冠子一篇註云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爲冠鶡何葛

坊似雅而唐志云鶡冠子三卷此云十六篇豈漢時遺闕至唐而全耶抑唐志所謂三卷即十六篇也

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説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舡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註者十有二字云爾雅瓠壺也國語曰苦瓠不才於人共濟而已註云佩瓠可以渡水

讀儀禮

（補註 唐明經有三禮科儀禮其一也今其書具在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禮聘禮公食大夫禮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祀禮少牢饋祀禮有司凡十七篇漢鄭康成註其喪服子夏傳云）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且（一作其）行於今者蓋寡（自冠禮凡七篇）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一作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說（一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掇拾也音都括切）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

哉

讀墨子

前漢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夫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敝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王荆公去墨翟非亢然詭聖人必自立其説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莊周亦然故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論語太史公論六家指要有墨家及爲荀鄉傳又曰墨翟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公作讀墨以謂孔墨不相用不足以爲孔墨其意並稱四者耳然則孟子尊[illegible]

闢之何琊王荆公詩謂兼愛爲無父推本固其理孔墨必相用天下寧有此而排不知孟子所謂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則亦歸斯受之而已矣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何晏云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也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答子貢之言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春秋譏專臣孔子作春秋內大夫專伐則去氏如翬帥師溺會翬師之類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孔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雖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不兼愛哉孔子賢賢子夏之言孔曰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以四科進褒弟子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疾没世而名不稱何曰疾猶病也不尚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包曰孔子或出

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列子云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古語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經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孟出於此莊孟詢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又嚴有翼曰墨子之書孟子疾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揚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

孔子抑何乖刺如此耶昔以孔墨為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簡書則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説以謂向無孟氏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意以已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説哉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二

雜著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

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師説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

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

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

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
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
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
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
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
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
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
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
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
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

桷榱櫨侏儒棖闑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廪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

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詬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狶苓也

本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敝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敎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

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慝技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

庶已乎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内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

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癈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

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
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
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
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難强而
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
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
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
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
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

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
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
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
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
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
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
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
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
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
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

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忍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五箴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其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

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内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乗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買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後漢三賢贊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

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
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為州治中自免歸與同郡友人
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
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憤世著
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甚其肯甚
明皇甫度遼閧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
門問鴈呼卿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
後果敗以此有聲倜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

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耶嗚呼先生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

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蓲與丘同音烏蓲草名）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

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以諭爲近代宗廟諱以機爲近玄宗廟諱）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貢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

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摇幟雨寖寖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鬭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醨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

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

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余先生集卷第十二